

有益无益话收藏



元代张观《疏林茅屋图》，张伯驹旧藏

收藏的好处常被人津津乐道。我是从集邮开始收藏的。按照台湾邮学家晏星的说法，集邮有四益之说：“怡情、益智、交友、储财。”怡情，指陶冶情操，邮票是艺术品，兼具图案之美、工艺之美；益智是说增进智识，邮票涉及的知识面很广，有“百科全书”之称；集邮重在收集、研究、参加邮展、交换邮品，交友联谊，也在情理之中；邮票是有价证券，纪特邮票限量发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升值也属正常。

把“集邮四益”扩展成“收藏四益”，说收藏也是“怡情、益智、交友、储财”的好事，相信也会得到认同。

岁月荏苒，马齿徒增，随着收藏体味的加深，我对这收藏之益，颇生出一些异想。怡情之事，花鸟鱼虫，音乐书画，均有怡情之益；益智之功，看书读

报，影视展览，旅游探险，也都开阔视野，增进学问；至于说收藏储财升值，更是很勉强的话，过分强调，有误导之嫌。收藏品变现难，谁都清楚。买时就认为是宝，要说卖，比割肉还疼，哪像股票、基金，甭管赔赚，想卖，鼠标一点，马上套现，那多利索！

收藏，不仅这“四益”不彰，还有“四有”之难。收藏要“有识、有胆、有闲、有钱”，这是收藏的门槛，是基本条件。没有相关知识，瞎猫碰死耗子，净等着“吃药”吧。有识没胆，也会放过机会。没有时间，便难以深入；没有实力，也很难上台阶、上档次。胆也可指心态，没有好的心态，收藏不仅不是乐事，倒会成为一种煎熬。

瞧：这不闲的吗？“玩物丧志”是一句老话。还有一句更甚的老话，叫“好古败家”。见

到一件心仪之物，茶饭不思，反侧难眠，变卖家产，债台高筑，这在收藏界稀松平常。张伯驹早年为收藏故宫流出的国宝，典房卖地，四处借贷，以至晚景凄凉。《往事并不如烟》中写到，他老人家衰年病重，欲住院，因级别不够，又缴不起住院押金，被拒之门外。而张当年所捐国宝，其经济价值怕买下10个医院也不止吧。

人多爱说聚的快乐，散的愁苦不愿提起。殊不知，有聚就有散，聚得越多，散时越苦！藏品讲究的是流传有绪，而越是流传有绪，每一次易手，多有些说不出的辛酸。常有一些文化名人的藏书流出来，对藏书者来说，那是节日。那大多是贩书人，论斤约着买来的。前辈“黄金散尽为收书”，宝如拱壁，后辈不识此道，弃如蔽履，这类连续剧不时上演着，而爱上收藏的人，谁有能保证不会成为剧中人哪？

原来收藏竟是无益之事。盛世收藏，不愁吃穿，才有如此

休闲。收藏也确实当不得吃，当不得穿，属于精神消费。“不做无益之事，难遣有涯之生”，这又是句老话。虽则无益，又乐此不疲。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才算悟到收藏的一些滋味了。“品得无为真滋味，方得生活妙吉祥”，收藏之道，亦可作如是观。

其实，收藏也是一种游戏，是心灵的游戏。和儿时的游戏差不多。儿时挖野菜逮蚂蚱给你的愉悦，不比你现在花重金买来的藏品给你的差多少。那天去省博馆长办公室，有吴昌硕一幅中堂悬挂墙上。我问馆长大人挂的是真迹？先生说是复制品，并赠我一幅这下真迹一等的复制品留念。而后他阐述了复制品同样可以欣赏的意见。其实我一直有这个看法。真迹固然神完气足，然而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，好的复制品也可欣赏。特别是真迹价昂，大众不得一见，复制品成百上千，有什么不好？所以我见好的画册也像宝贝一样留

着。收藏是最较真的事，在这一点上，最较不得真。复仿品再高妙，比真迹也有差别，关键是为了那千分之一的差别，你要付出百倍的代价，你是否付得起，是否值得付。

收藏还要有点八卦心理，说白了，也是一种游戏心理。比如一只铜墨盒，有上款。我收藏时是因为其刻得精美，图文俱佳，价亦合理。偶有把玩，心清气爽。后来网上搜索一番，发现那上款和徐志摩父亲的字一样。我少年时是迷过《再别康桥》的，于是和诗友开玩笑，说是大诗人家遗物。这颇有点八卦。常有收藏者居物自重，凡事都认为己是人非，就是少了点游戏心理、八卦心理。收藏、考证是很严肃认真的事，恰恰在这一点上，别那么认真。特别是器物款识，文字信息不够丰富的，不可牵强附会。反过来说，器物上的信息足够确凿，或考证足够严谨，能够将猜测坐实了的，那也是常有的事。这也正是考证的魅力所在。拍卖会上常有寄托款的物品出现，那可要仔细掂量。拍卖说明一般也写得巧妙，说“或为”某某之物，紧接着就长篇大套地介绍这“某某”文献、著录、行迹、名望等，你要以为“或为”是“就是”，也花了“就是”的价钱，那就冤大了。

收藏是一场游戏，是一场梦。说它是梦，是说它给人带来的最大的收益是心灵的收益，是梦想，是人生的精神寄托，是希望；当然，收藏给人带来的最大烦恼，也是精神的烦恼，是执迷的困惑。收藏是和东西打交道的，东西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，收藏也是个过程，收藏的观念决定了品位。而这个观念的打磨，是要年年讲、月月讲、天天讲的，是日课，永远有进步的空间。有一方闲章，印文是：“读不尽者——书；造诣不尽者——人品。”关于收藏的几个基本的为什么，即什么是收藏，为什么收藏，收藏什么和怎样收藏，也是因人而异、品味不尽，造诣不尽的。（云在堂）

《琥珀宝石学》出版面世

本报讯 一本填补业内空白、颇具收藏研究价值的琥珀宝石学学术专著《琥珀宝石学》近日由化学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，并在首都北京、江苏南京、安徽合肥、宣城等地陆续面世。

《琥珀宝石学》由廖望春、范星宇共同编著。该书以宝石学为基础，系统阐述了琥珀的历史文化概观、琥珀的组成与其特性、琥珀的分类与其品种、琥珀的世界资源分布、琥珀的形成与其矿床、琥珀的鉴定原理与技术、琥珀的仿制品与鉴定、琥珀的优化处理与鉴定。金陵科技学院珠宝首饰系主任、教授刘自强在《序言》中写道：琥珀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化载体之一，其发现、加工、使用，距今已有着万年的历史。琥珀记载着大量东、西方文明发展脉络的信息，承担过东、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。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中，琥珀也曾扮演过非常



重要的历史角色。《琥珀宝石学》提出了琥珀的鉴定学原理，为琥珀的真假鉴定、优化处理鉴定，提出了科学的鉴定思路。

《琥珀宝石学》既可作为宝石类相关专业、材料类相关专业、文史类相关专业的教材和教学参考用书，亦可作为相关专业的工具类和资料类用书。（王海金）

书画家职位变动引起作品价格巨大波动，说明目前书画界存在创作水准与职位、作品价格不匹配的现象。长此以往，书画界会不比画作水平，而比官大、比钱多，多方利益促成“官位崇拜”，造成书画界的“生态危机”。许多书画家乐意挤进书画协会谋得一官半职，既可以抬高作品价格，又有更多机会在各种展览、比赛中获益，进一步提高知名度。

“官本位”意识，在中国由来已久。这个玩艺，不止是寿命特长，活了几千岁了，至今未见绝种，且渗透力也特强，几乎哪个领域都有其踪迹。本来，在许多人的眼中，艺术应当是最超然洒脱的行当了，岂料如今竟也跟“官本位”勾搭得日显紧密了：“许多人按照在各种行业协会担任的职务，把书画家分为三六九等。市场过于关注作者头衔，形成不同头衔不同价格的定价模式。”原来，作者



「官位崇拜」书画圈

官衔的大小，居然会决定其书画作品的价位高低，真是何其荒唐。有道是：

“官位崇拜”书画圈，价码高低大于天；权宦涂鸦也珍贵，庶人精品不值钱。

但愿有志于书画创作的人

们能多一点艺术追求，少一些“官位崇拜”，为时代精神疾呼，为百姓生活添彩。毕竟，书画作品的艺术价值，未必就与价格对应，更与作者的权位高低无关。这一番浅显的道理，藏友们当然都会明了。（吴之如）